

# 非典肆虐之时,他们用生命抗争



2003年,我市防疫人员在病区消毒 (图片由市疾控中心提供)



核心提示

□记者 陈兵 实习生 李冰

2003年,那个戴口罩的春天,他们先后进入隔离病区,护理我市首例疑似非典病人;她带病参加驻乡镇卫生院防治非典医疗队,一直战斗到倒下的一刻;他们连续数日执行防非典车辆检查任务,因过度劳累以身殉职……

## 坚持:“如果再有一次机会,我依然这么选择”

10年前,市中心医院(现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)曾有一栋楼是市非典治疗定点医院隔离病区,收治了我市首例疑似非典病人。那时,这里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“送洗衣物的人在百米开外的地方,把衣物撂下就走了,头也不回。”市中心医院烧伤科护士长张红霞说。

2003年4月23日16时,正在值班的张红霞接到通知——马上准备,进入隔离病区,医院收治了洛阳市首例疑似非典病人。与张红霞一起接到通知的,还有传染科主任张国强。张国强坦言,第一次为患者检查时,他紧张得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“但是,检查时我没有犹豫,因为这是我的工作!”他说。

和张国强一样毫不犹豫的,还有医生齐民、盖美茹和护士郝玉凤、王向芬、刘友玲、杜华、张永霞、夏晓岚。如今,他们多已退休、调离,只有张国强、张红霞、齐民还在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工作,回忆起共同抗击非典的经历,他们都说:“如果再有一次机会,我依然这么选择。”

## 坚忍:“她一直带病工作,是累倒的啊!”

“如果再有一次机会,我会对妈妈说,不要去,但我知道,她不会听。”2013年3月26日,24岁的张怡回忆起非典往事,眼眶微红。

张怡的妈妈名叫魏保周,是市直机关第二门诊部副主任医师。2003年5月21日,魏保周上班时因心脏病发作晕倒过一次,病情一有好转,马上又接诊病人。22日,市里召开市属医疗单位下乡防治非典动员培训会,她与同事一起进驻伊川县城关卫生院。

“她一直带病工作,是累倒的啊!”当年与魏保周一起下乡的杨丽丽说。24日一上班,他们就立即投入工作。当晚,她和魏保周一起为返乡民工体检,为发热患者复检近2000人次。

25日上午,魏保周出现头晕症状,走路几欲摔倒。随后几天,她一边吃药,一边坚持工作。28日,魏保周病情加重,19时40分左右,摔倒在地。29日凌晨1时36分,因突发心肌梗死,经全力抢救无效,魏保周永远离开了,年仅51岁。

魏保周不幸殉职后,市直机关第二门诊部主治医师薛松涛奔赴伊川非典防治一线,继续魏保周末竟的事业。

## 坚守:他们是抗击非典的“铁人”

那个春天,给非典迎头痛击的,还有他们——原市二运集团公司职工肖玉建、原市一运集团公司职工吴觉仁。10年前,他们在执行防非典车辆检查任务时,由于劳累过度而永远离开了人世。而今,两个公司已合二为一,当记者打探两名职工的非典往事时,不少人都说,他们是抗击非典的“铁人”。

2003年5月16日,是肖玉建在龙门北桥执行防非典车辆检查任务的第四天。尽管头一天在桥头值班时,已感到不适,他仍没有离开工作岗位。4天时间,他实际工作了49个小时,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!16日7时25分,49岁的他终于支持不住,与世长辞。

2003年5月28日,56岁的吴觉仁在洛阳汽车站执行防非典车辆检查任务时,突然呼吸急促,倒在地上。医生诊断他长期劳累过度,导致脑出血。工作期间,怕去厕所耽误时间,他忍着口渴不喝水。每逢双休日,他都把休息的机会让给别人。别人劝他回去休息,他笑笑说:“现在都火烧眉毛了,我哪有时间休息?”他的愿望没能成真,在医院,他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## 拿着落后的“武器” 他们和病魔“战斗”



核心提示

□记者 李砾瑾 通讯员 路璐 梁秀梅

2003年,邓清沧是市卫生防疫站(以下简称市防疫站)站长,李克伟是副站长,而汤伯明是市防疫站流行病防治所所长。当时,市防疫站是抗击非典战斗最前沿。

防疫站,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。

在市疾控中心李克伟的办公室里,他至今还保存着当时部分发热病人的调查报告。他一页页翻着说,这个姑娘在北京读大学,舍友得了非典,她就跑回来了,后来确诊她得的是细菌性肺炎;这个嵩县的小伙子也是从北京回来后发烧的,后来确诊是白血病……报告中清晰记载了病人的基本信息、调查经过、调查结果和翔实的依据。当时,洛阳的疑似非典病例,就是这样被一个个调查出来的。

## 全社会抗击非典,人人都在出力

2003年,在全市各个领域里,所有的“细胞”都被调动起来,整个社会“万众一心,抗击非典”。

数据最有说服力。非典期间,全市共给在外人员发信343400余封,拨打电话266500余次,义务收割小麦780000余亩。

4月19日,我市成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领导小组;4月底,又升格成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挥部;随着疫情的变化,5月初,又成立了更高规格的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。

市公安、交通等部门在入市的主要关口设立了第一道防线,对入市车辆、人员逐一检测、消毒登记。

不少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。美术家们捐书画;拥军模范乔文娟组织拥军小组,到我市支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7位官兵家中服务,还拿出2000元寄往北京小汤山医院;年过半百的刘凤娥老人,把家人多年使用的退烧偏方和一大箱子中草药寄往北京小汤山医院,她说:“抗非典,咱也想出把力。”

## 没有正规的防护服,大家硬着头皮上“战场”

现任市卫生局副县级调研员的邓清沧说,2003年的市防疫站,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全供单位,公务费、实验费用等诸多投入都需要他们自己想办法。

“当时别提什么负压实验室了,就连一般实验室的防护装备都没有。要是在当时的实验室里做感染性疾病实验,实验人员很可能自身感染或传播病毒。”现任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李克伟说,非典时期,大家连个正规的防护服也没有,但硬着头皮也上了。

汤伯明当时作为流行病防治所所长,传染病的防控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。他说,那时候防疫站连他在内,从事传染病防控的只有6个人,能够做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很少,而这正是防控传染病必不可少的手段。

洛阳的疾控情况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,非典的魔掌就在这个时候悄悄伸了过来。

## 抗击非典第一线,他们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

非典爆发后,市防疫站肩负着疫情报告、疾病监测、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消毒处理等重要职责。

汤伯明当时主要负责流行病学调查,经常是医院收治了疑似病人后,他就带人去患者家里调查。当时信息上报手段落后,得到病人的情况时,往往已是后半夜,但不管多晚,他们都得挨家挨户去了解病情,排除疑似情况,一旦漏了一个,后果不堪设想。后来由于实在太忙,也为了不给家人带来隐患,他们不约而同都住进了

非典年